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13位ISBN编号：9787510815614

10位ISBN编号：7510815614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时间：九州

作者：钱穆

页数：398

字数：253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前言

余乃一孤儿，年十二，先父辞世，余尚童无知。

越三十五年，先母又弃养，余时年四十七，只身在成都，未能回籍亲视殓葬。

国难方殷，亦未讣告交游，缺吊祭礼，仅闭门嚎泣深夜嚎啕而止。

年七十一，值双亲百龄冥寿，余是年已辞新亚校务，患目疾，住院施手术。

不久，即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任教，时思撰文，略述梗概，竟未果。

今岁余年八十，明年，又值双亲一百十龄之冥寿。

因乘余之诞辰，觅机赴梨山，沿横贯公路，自花莲返台北，途中滞留八日，住宿四处，草写此文。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回念前尘，感怆万端。

自念我之生命，身体发肤皆传自父母，而今忽已耄老，精神衰退，志业无成。

愧对当年双亲顾复教诲之恩，亦何以赎不肖之罪于万一。

往事种种，迄今犹留脑际。

拉杂书之，庶我兄弟四人之子孙，沦陷大陆者，他年当能读及，亦使稍知祖德之一二。

亦以告并世之知余其人而不知余之生平来历者。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内容概要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新校本)》是钱穆先生著作系列之一。

先生自言：余之一生，老而无成。

常念自幼在家，经父母之培养；出门在外，得师友之扶翼；迄今已八十八年。

余之为余，则胥父母、师友之赐。

孟子曰：“知人论世”，余之为人不不足知，然此八十八年来，正值吾国家民族多难多乱之世。

家庭变，学校变，社会一切无不相与变。

学术思想，人物风气，无不变。

……读者庶亦由此一角度，有以窥此八十八年来国家、社会、家庭、风气、人物、思想、学术一切之变，而岂余之一身一家琐屑之所萃而已乎！

善论世者，其终将有获于《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新校本)》。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作者简介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

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并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

1930年经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等学校教授。

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

1967年定居台湾。

著有学术著作六十余种。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书籍目录

八十忆双亲

- 一 前言
- 二 七房桥
- 三 五世同堂
- 四 先祖父鞠如公
- 五 先父之幼年苦学及科名
- 六 怀海义庄
- 七 先父对余之幼年教诲
- 八 先父之病及卒
- 九 先母来归
 - 一 先母寡居
 - 一一 先兄之卒及先母之晚年
 - 一二 先母之卒

师友杂忆

序

- 一 果育学校
- 二 常州府中学堂
- 三 三兼小学
- 四 私立鸿模学校与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
- 五 后宅初级小学
- 六 厦门集美学校
- 七 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
- 八 苏州省立中学
- 九 北平燕京大学
 - 一 北京大学
 - 一一 西南联大
 - 一二 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 一三 华西大学四川大学
 - 一四 昆明五华书院及无锡江南大学
 - 一五 新亚书院（一）
 - 一六 新亚书院（二）
 - 一七 新亚书院（三）
 - 一八 新亚书院（四）
 - 一九 新亚书院（五）
- 二〇 在台定居

附录

- 一 怀念我的母亲
- 二 怀念我的父亲
- 三 胡公秀松墓碑记
- 四 纪念张晓峰吾友
- 五 故友刘百闵兄悼辞
- 六 回忆黄季陆先生
- 七 悼念苏明璇兄
- 八 怀念老友林语堂先生
- 九 悼亡友张蕤沅先生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 一〇 王贯之哀辞
- 一一 我和新亚书院
- 一二 九十三岁答某杂志问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章节摘录

七房桥余生江苏无锡南延祥乡嘯傲泾七房桥之五世同堂。
溯其原始，当自余之十八世祖某公，乃一巨富之家，拥有嘯傲泾两岸良田十万亩。
而上无父母，下无子女，仅夫妇两人同居。
十八世祖年三十左右，婴衰虚之疾。
远近名医，百药罔效，病情日见沉重。
一日，十八世祖母告其夫：“胸中久蓄一言，未敢启口，恐不听从，又滋责怪。”
十八世祖言：“病已至此，苟可从者当无不从。”
纵或实不能从，亦断无责怪可言。
十八世祖母谓：“君病殆非药石可疗。
久服药，反滋他病。
计惟有长年静养一途。
但我两人既不能入深山，长居僧寺道院中。
我已将宅西别院修治。
若君能一人居别院，家中事由我处理，君可勿操心。
我已院门上辟一小门，一日三餐，当送小门内，君可闻铃往取。
初住自感寂寞，旬日半月后，应可习惯。
万一有事，仍可开门接出。
如此以三年为期。
我曾以此意告之两医，谓可一试。”
十八世祖慨允。
越三年，接出，病态全消，健复如常。
十八世祖母言：“自君居西院，我即在佛前自誓，当终生茹素，并许愿居家为优婆夷，独身毕世。
惟为君子嗣计，已为物色品淑宜男者两人，并谆谆诲导，已历两年。
君与此两女同房，断可无虑。”
十八世祖勉从之。
此下遂生七子，在嘯傲泾上分建七宅，是为七房桥之由来。
事载家谱，余未亲睹，此则得之传述。
七房骈连，皆沿嘯傲泾，东西一线，宅第皆极壮大。
一宅称一墙门。
除此七墙门之外，无农户，无商店。
泾东千步许有一桥，即名七房桥。
桥北一小村，忘其名，乃七房桥公仆所居，世世传习婚丧喜庆种种礼节仪文。
一家有事，诸仆群集。
泾西约五百步又一桥，名丁家桥。
桥北一村，名丁家村，乃七房桥乐户，袭明代旧制，世习昆曲锣鼓，歌唱吹打。
每一家有事，亦毕集。
遇喜庆，即在宅前大厅搭台唱昆曲，打锣鼓。
或分两台，或只一台。
或一日夜，或三日夜不等，先兄及余少时尚饫闻之，故长而皆爱好焉。
五世同堂七房中人丁衰旺不一，初则每房各得良田一万亩以上。
继则丁旺者愈分愈少，丁衰者得长保其富，并日增日多。
故数传后，七房贫富日以悬殊。
大房丁最旺，余之六世祖以下，至余之伯父辈乃得五世同堂。
余之曾祖父兄弟两人，长房七子，次房五子，又分十二房。
故余祖父辈共十二人。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一宅前后共七进，每进七开间，中为厅堂，左右各三间，供居住。

又每进间，东西两偏有厢房，亦供居住。

宅之两侧，各有一长弄，皆称弄堂。

长房七家由东弄堂出入，次房五家，由西弄堂出入。

中间大门非遇事不开。

其后每家又各生子女，先祖父鞠如公为东弄堂七房之长，即生四女两男共六人。

故余有四姑母、一伯父，先父最小为一家之幼。

其他家以此为推。

故五世同堂各家，分得住屋甚少，田亩亦寡。

自余幼时，一家有田百亩二百亩者称富有，余只数十亩。

而余先伯父及先父，皆已不名一尺之地，沦为赤贫。

老七房中有三房，其中两房至余幼年皆单传，一房仅两兄弟，各拥田数千亩至万亩。

其他三房，则亦贫如五世同堂。

贫富既分，一切情形亦相悬隔。

老七房中之三房富者，轮为乡间绅士。

上通官府，下管附近乡里赋税差役等事。

有他事争执，亦至绅士家裁判，可免进城涉讼。

七房桥阖族中事，亦渐归三房轮为绅士者主持决夺。

余四房避不参预。

相传五世同堂内西弄堂一寡妇，尚称富有，一子未婚，一女未嫁。

其子常犯规越矩，多行不法。

其时，大家庭之规模尚存，而大家庭之礼法，已荡然不见。

诸祖父叔伯兄长前辈，皆莫奈之何。

其时为绅士者为老七房中之第三房，对之屡加教斥，亦不听。

乃送之县狱。

五世同堂内诸祖父皆竞赴老三房请求释放。

不许，谓需拘禁有时，或可有悔改之望。

不幸其子竟瘐毙狱中，值老三房绅士亦卧病在床。

一夕，其瘐死者之母，忽梦子来诉，已在阴司申冤得直。

请多烧冥襖，可供地下使用，使速毙。

其母醒，告其女，女亦同梦此事。

翌晨，告素常相亲诸家，亦有同获此梦者，乃赴市购大量锡箔。

凡五世同堂中妇女，皆竞折之。

堆门外大广场焚化。

此间大堆纸锭烧完，西边老三房病绅亦告气绝。

此事在余幼年尚闻传述。

则诸房间之感情隔阂，亦可想见。

五世同堂之大门，悬有“五世同堂”一立匾。

第二进大厅为鸿议堂，为七房各宅中最大一厅，淮军讨洪杨驻此，集官绅共议防守事宜，因名。

第三进为素书堂，后四进堂小无名。

西弄堂五叔祖分得素书堂之西偏三间为其家屋。

不知为何，一人亲自登屋拆除，惟素书堂，及堂匾尚保留。

拆下砖瓦木石，尽以出卖。

诸兄弟竟未能劝阻。

鸿议堂本有楠木长窗二十四扇，精雕《西厢记》全部，亦为宅中人盗卖。

堂中长案大桌及几椅等，亦盗卖一空。

仅五世同堂一宅之内，其分崩离析，家法荡然已如此。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其素书堂西偏拆去部分，称为“塌屋基”，竟亦未能重建。

至于子弟教育，更不堪言。

余幼时所知，族中诸兄长及伯叔父辈，大率仅读《四书》。

能读《诗经》《左传》，乃如凤毛麟角。

殆绝无通《五经》者。

虽老三房富有，力能延师，而溺情安富，不求上进，子弟学业上亦率与其他四房相类。

科第功名，乃若与七房桥全族无缘。

少数贫苦者出门经商，或为伙计，或开小店铺，获得温饱即止。

大多数则依赖数十亩一两百亩田租，游荡不事生产。

离七房桥西一华里许有一小市名鸿声里，亦由钱姓聚族而居者占大多数。

晨旭方升，七房桥三十左右以上人，无论辈分，结队赴市上喝茶进面点，至午始返。

午后不乏再去者。

亦有中午不返，至晚始归者。

在家则养黄雀，或养蟋蟀，春秋两节相聚决斗为娱。

亦有远方来参加者，亦有分赴远方作斗者。

斗鸟斗蟋蟀外，冬春之交，以放风筝为乐。

风筝形状各异，大小不等。

在老四房中，有一伯父，阁楼上藏蟋蟀盆五六百以上。

雇佣在家，扎大风筝，须八人抬之，始可移至田野间。

风筝上装弦笛，天空中呼啸声四起。

入夜则结挂灯笼。

大风筝可悬灯笼二十以上，光耀数里外。

四围诸村落，皆以此称羨七房桥。

七房桥族人老幼，亦以此自喜。

大家庭之堕落，逮余幼年，殆已达于顶巅。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编辑推荐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